



嚴師與我

「在您心目中，您希望學生對您敬畏還是『打成一片』？『做得成功』的嚴師到底是怎樣的？」

「當老師，有責任『傳道，受業，解惑』，必須比學生站高一些，好讓學生看到『標誌』來學習，學生瞻望敬畏，才有追隨學習之心。故令學生敬畏，還是為方便學生學習着想，跟學生『打成一片』，得看哪一片，是怎麼的一片。……要做得成功，要反省、要自我不斷調校、要學習。終其一生，追求成功，但仍未必成功。」

楊：楊鍾基教授

樊：樊善標教授

黃：黃念欣教授

嚴師印象：敦梅小學雜憶

楊

前幾次訪談中，你談過爸爸媽媽對你的影響，爸爸帶你行街，既屬家教，亦屬社教。而小學、中學教育則是每個人必經階段，影響深遠，你卻甚少在文章裏提到，現在回想起來，你會怎樣形容當時香港的小學教育？

小思

我唸的小學，是由最嚴格的、傳統的私塾演變過來的。我剛巧在老校長與年輕校長交接之間進校。中國傳統師生關係，往往就在這種私塾的環境中培養出來。敦梅學校在當時來說，屬於灣仔三間名校之一，都是私塾演進成現代化教學而成。我用演進一詞，因為私塾的教學特色是「卜卜齋」，只教學生唸四書五經，但是，當年香港私塾，很早便有些近似現代小學的教學觀念或模式出現——可能是殖民地政府的教育政策訂下來的——課程包括美術、音樂、體育、地理等課題。我們的老校長莫敦梅先生是私塾出身，不過當我入學時，他已經年老，很快便去世了。他為人很嚴格，學生經過他面前不鞠躬的話，會被他打的。我初入學時不懂這些，沒站定鞠躬，幸而他沒打我，只罵我幾句。

另一次被他罵，是在唱國歌的時候，我並沒有雙手垂下肅立。這兩件事，使我以後聽見國歌，都會雙手垂下肅立。遠遠看見老師，便立刻站好，向老師深深鞠躬。到中學時期，還是看見老師時深深鞠躬，同學看在眼內，覺得怪，給我綽號叫「九十度」，因為我向老師鞠躬時會九十度彎腰。

我升二年級，老校長去世。由他兒子莫儉溥先生接任校長。他在北京讀大學，一九四九年回到香港，承繼父業。自此學校有了新面貌，除了傳統的文言文課文外，小學二年級竟然開始教巴金、冰心等現代作家作品。中文科老師在黑板上抄出巴金怎樣寫日出，冰心怎麼寫雲，我們開始背誦白話文，然後默寫。另外，一九四九年後學校來了一位老先生，只懂說國語，哦！那時不叫普通話的。他名沈兼士——應該是浙江吳興人、「三沈」昆仲之一的那位沈兼士，因為他在一九四七年去世，而這位一九五〇年到香港的沈兼士是江蘇東台人。一九五三年他編了一本《漢字辨識》，



敦梅學校校徽

校訓歌

博愛濟仁，行宜措義，齊之以禮，明之以智，言而有信，謙一不貳，繼往開來，頂天立地。

仁為心德，人之定則；純乾仁民，以及於物；惻隱逸端，爰由情出；飽飲為懷，力行不息。

義乃事宜，利物和之；人之正路，己之成德；心存羞惡，見義勇為；羞具在我，樂善好施。

禮者政履，惠本於理，體天個人，循規蹈矩；行有節文，圖之細紀，以齊民行，格而和也。

智本知識，重在格物；見微知著，強止不惑；乘勢以高，應變有術；明辨是非，好學所得。

你在庶乎，澤命不渝，國之所寶，民不可無；行之變稱，亦及豚魚，非有一語，嚴為格稱。

誠謂真實，心志統一；進在天人，自成成物；慎獨戒欺，反身修德；去偽闢邪，擇善固執。

手冊內的校訓歌



聽小思談被老校長罵的兩件事

內容是教小學生中國的字音字形，我們都要唸。其中我最感興趣是〈專門名詞讀音〉，例如門神名寫成「神荼鬱壘」，讀音卻是「伸舒鬱律」等，我讀熟了，專門去考考同學。我懂把「曹大家」讀成「曹大姑」，媽媽也稱讚我。舊學的根柢就是這樣學習起來的。小學時期既要學新的，也要學舊的，這造成我小學時期便能寫些像樣的文言文，也能寫白話文。自從這位新派校長到任後，學校開始有歌詠隊、遠足旅行等，開拓了我們的眼界。記憶中，小學的老師都很嚴格，只是我尚算乖巧，極嚴格的老師對我還不錯。

楊

你的小學老師會否帶學生行街，或者參加甚麼課外活動？

小思

也是有的。小學時老師曾帶我參加演講比賽，得了全港冠軍。現在學生經常有機會與老師出外參加比賽，但以前是沒有的。那次比賽，參賽者要坐在禮堂最前排。從未出過大場面的我很懼怕，禁不住頻頻回頭看看老師。宣佈結果後，散會出來，老師罵我不應回頭看他，應有獨立自信，因為以後未必再有老師常在身後，讓我害怕時可以回望求助的了。這次我印象非常深刻，這位令我一生記住的是陸錫賢老師，是訓導主任，全校最嚴厲的老師。原來他是全廣東省的演講冠軍，設計了「故事堂」，讓學生在課堂上講故事，於是大家都有機會公開向大家講話。我說故事的成績很好，從小學二年級開始，他



就訓練我演講。他很嚴，常罵我，但讓我學得很多演講技巧，包括眼睛要怎麼看人、手要放哪裏，只要站在講台上，便要想辦法令觀眾的

注意力都聚集在自己身上，讓觀眾感受到你的視線，他們才會留心聽講。至於語氣和抑揚頓挫，老師則是一句一句教的，所以我每天中午要到老師休息室去，在他面前逐句練習。學校那時有校園廣播，我要在廣播中講話，作為實踐訓練。對陸老師的嚴格培育，我很感恩。



小思參加班際演講比賽（攝於一九五二年四月）

楊

許多人回憶小學時期，總是津津樂道自己如何頑皮，但你卻分享自己做乖學生，受老師關愛。現在回看，會否有些遺憾，何以自己從未頑皮過？或者面對當時的壞學生，你曾否在心裏批評過他們的行為呢？

小思

首先，這與我的家教有關。自小媽媽管教嚴格，但爸爸卻很調皮，總在媽媽背後教我玩些調皮玩意。但是，總給媽媽調校過來。我也有頑皮的時候，往往是爸爸領着我鬧

玩。不過，我覺得自己更傾向接受媽媽那種正面教導。從家裏是乖孩子，到在學校裏成為乖學生，那是順理成章的事。再加上學校也是嚴謹的，自然養成我乖的性格。而且，乖學生能得到許多讚賞，我很開心。你問有沒有壞學生，總有的，有欺凌同學的男同學，也有些頑皮的男同學，奇怪我卻能跟他們和睦相處。就算是搶我的墨盒，結果把墨汁潑得一地的那位男同學，我依舊會借墨盒給他用。他們調皮，但我接納他們的性格。有女同學上堂時偷吃零食，她們會分給我，只是我不敢即時吃，留待小息時才吃。

（眾笑）

楊 這是一種友誼的表現。

小思 對。這讓我想起媽媽對我的影響。媽媽是無論甚麼人，都總能與之交往。左鄰右里都

愛跟她交朋友，有事會徵詢她意見。我相信從她身上，我學會包容，學會理解不同性格的人和跟他們溝通。組織能力是媽媽教我的，自小學開始，到中學、大學，我都會組織同學做些活動，例如課外表演、文社等。

楊 小學階段你有自學經驗嗎？

小思 有。當時有位年輕的中文科老師——後來他失蹤了，有人說他是共產黨，被香港政府遞解出境。他帶領我們組織「小圖書館」——學校沒有圖書館，他在課室一角放一個玻璃櫃，要每個同學一人買一本書放進去，每星期借一本來看。我不懂買甚麼書，他便帶我到東方書局買，《伊索寓言》是他要我買的第一本課外書，其他同學買些成語故事之類的書。老師委任我負責管借書還書工作。有時還要我自己找書先讀了，再推薦給同學。

承先啟後：從承傳嚴師到啟迪後學

楊 中學也遇上嚴師嗎？

小思 我中學唸的是金文泰中學，是所官立學校，沒有小學那種嚴，老師不會打罵學生了，但也有另一種「嚴」。有幾位老師很嚴，是嚴格，他們不責罵學生，但對我們極嚴格。教生物的鄭慎枋老師要我們充分備課，自己做筆記、繪圖——很可惜我只保存中文作業，沒保留其他科目筆記本，否則可亮一下我手繪的人體骨骼全圖。每堂他首先提問上堂所



金文泰中學堅尼地道校舍
(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一年)

教，我們怕被抽問不懂回答，都認真備課。教數學的潘海紅老師要我們做許多習作。她改我們數學題改得十分仔細。我數學最差，考試常不合格。潘老師不嫌我成績不好，總好言指導，會考我竟然及格，記得放榜日，她走到課室笑對我說：「及格囉！幾好呀。」地理科楊似蘭老師要我熟悉中國地圖，她可徒手在黑板畫各省地圖，我們也學着。嚴格的老師都是先對自己嚴格，無形中感染了學生。

楊

剛才談了許多中、小學經驗，我發現這些經歷很適合作為討論教育制度的切入點。你小學時期的課程編排在當時是流行的，抑或你的學校是個異數？

小思

我無法判斷，也沒研究。不過當時灣仔三間出名的小學都在菲林明道附近，近來和一位當時就讀端正小學的朋友聊天，他說當時也是學習這些課程。不過，在我蒐集、收藏的舊教科書看來，正統學校課程大抵相同，敦梅學校額外加添的，也許比較異數。

楊

現在常常說「操練」不好。那麼小學時期的操練對你有何影響？現在許多人都對規範式的操練反感，不過，就像你剛才提到的幾位嚴師對你影響深遠，這在教育過程中是不容忽視的。你認為對嗎？